

歷代
小說

二十六史通俗演義

錦章圖書局
印行

610.08
6058
V.1

分類號 610.08

著者號 6058

種次號 V.1

新編
二十六史通俗演義

歷史小說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國史館典藏 · 中國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史館藏書



0104915

卷之六	第廿六
七	第廿七
八	第廿八

民國十五年春月印



國立編譯館藏

憲

新編廿六史通倍演義序

新編廿六史通俗演義序

予聞嘗攷採古今書籍如汗牛充棟擢髮不勝其數
也有挽回風俗的也有化導人心的也有勸人爲善
的也有規心妄佞的蓋皆裨官野史彈詞小說之類
均不能發人新穎故閱者見之都曰爲老僧常談小
子弄舌弗克喜悅於其心今續編廿六史通俗演義
一書其中本原悉遵正史彙纂成書最能開人穎悟
且能使人知識對於學校更爲適用是書係由上古
混沌初開之時曰迄于民國十三年來撮其要記其
事將其中聖君明王忠奸淑慝總其大綱採集成篇

計六十回根據確鑿並無野語閑談可作正史讀可
佐消遣品誠謂別開生面之奇書也欲知歷代興亡
之事無假外求更無容再從事於綱目青衿學子得
是書精心玩索定能窺其全豹即終身有益于不盡
矣是篇序

時維

民國十五年一月舒屋山人序



涑水通鑑朱子綱目。讀史者無不家置一編。二十四史各有專籍。亦或有藏之者。然博覽不易。往往東諸高閣。徒為書箚中壯觀而已。余性拙喜讀史。不能強識家貧。通鑑綱目等書。猶不能置。況二十四史。至世所行易知錄挈要約編等集。則偶有寓目。往往瞻前忘後。顧此失彼。心竊恧焉。呂氏綱鑑演義能統廿四史事實。說得原原本本。至其中條分縷析處。亦復一線穿成。洵史集中之別體。余素為之服膺者也。當時淹博之士。胸羅萬卷。於史籍中澈上澈下。未免視為噴飯。然於初學觀史者。令其入門。則此書不啻為之蒿矢。且言不尚文。語皆從俗。無論婦孺皆能通曉。以之消愁排悶。即能舉數千載之掌。故瞭然於心目。不亦快哉。汗青仙館主人博雅好古。搜刮祕籍。因出是編。慇懃付梓。并誌數言於簡首。尤願讀是書者。其進而求之。通鑑綱目。以至二十四史各專籍。庶幾一以貫之矣。

光緒十有三年歲次丁亥孟春之月。鹿城張芬敬甫氏撰

凡例

一是書悉遵網鑑。半是網鑑舊文。其網鑑中因編年紀月。不相聯屬。與字句難曉者。略加刪訂。所謂通俗演義也。

一是書起自盤古。以至于民國十三年來。過去事實。編纂成書。共六十回。

一是書自夏商以前。書愈少。則愈從詳。間有從荒史山海經及他記補入者。自周以後。書愈多。則愈從略。但序大勢大體而已。使觀者一覽便知。

一是有書有網鑑所無。間以他傳補入。其見於小說內者。並不敢取。即取亦必以或曰別之。以見其說雖不足信。或可參攷云爾。

一是有書摘其大要。略其細事。然於離奇怪異之事。則頗加詳闡。有從他記補入者。無非引人樂觀而已。

一是有集中如盤古開天。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女媧氏煉石補天。夏禹王治水。用天兵天將。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類。網鑑雖載有其事。並不詳其說。蓋事屬荒唐。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也。今雖從他書採補增入。猶孟子所云。於傳有之。其事之或有或無。傳記之足信與否。俱未暇深辨也。

一網鑑之有斷語。祖於春秋之公羊穀梁。然孔子作春秋。寓褒貶於一字之中。初無所為斷也。而當時文學如游夏之徒。尚不能贊一詞。況後之人。文學不如游夏。乃敢妄祖孔子。譏議古人。長篇累牘。恬不為怪。不知古人之事。據事實書其忠奸邪正。不待言而自辨。其有從正路止。差了

脚步者。須知古人事。處無可如何之地。日夜經營。勢窮力竭。萬不得已。乃略差一步。以圖其事之有濟。非樂於為此也。今之人。動曰春秋責備賢者。使古來無一全人。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為古人者。不亦難乎。聖人云。凡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夫人尚不可議人之惡。尚不可發。而況於古人乎。故一回之後。草本原有斷語。今則盡刪不錄。蓋不敢妄議古人。而自取罪戾也。

一每回之首。必冠以曠達詩詞。凡以祖春風沂水之意。所以廣人心志。樂人性天。見得志則廊廟而盡忠報國。不得志則山林而明哲保身。二者並行不悖。不必規規於事為之末也。

刪定綱鑑總論

陽節潘氏榮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姦。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故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為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是佚欲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而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還。迹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異端蜂起。聖學榛蕪。秦漢而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漢高之興。去古未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為之君也。然猶輕士嫚罵。凌辱大臣。

張良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沈潛而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光武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奸雄僭竊之際。外戚之禍內豎之變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之以移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為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賢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刳其父。納巢刺王妃而封子明。其謬已甚。若非魏徵辰嬴之喻。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后矣。閨門如此。其子孫又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太真已配壽王。中宗親為點善於韋后。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卒為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由太宗垂統之所致歟。房杜王魏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泌。裴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而或以見疎。韓愈陸贄。勤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蓋唐之亂也。始於武韋。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官。而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鄭愔崔湜武三思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豎。內外交締。始終為難。非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隋楊廣弑父自立。即以敗亡。蓋以趙高楊素之姦。而致扶蘇湯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相隨。戰爭不息。名為君臣。實為仇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惟柴世宗粗有三代遺風。而使之不壽。豈天將啟宋世之治也歟。且自晉世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群胡乘釁。濁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三謝陶阮富貴風流。節行標致。沛乎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之得失。姦雄之篡弒。則亦觀乎其不

能正也。遠拓跋氏興。佐以崔浩。高允之徒。既治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庶幾為禮義之邦矣。宇文高祖完顏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甯不知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能行之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至於宋祖。未嘗為學。晚好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將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仆不行於殿。陸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使舉德行孝弟之士。以隆禮義。廉耻之風。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哉。太宗即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繙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士。教導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為先。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故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謙恭以任賢臣。而天下無事。暨於哲宗之初。實為垂簾之政。宣仁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何愛於髮膚。任賢弗貳。去讒不疑。故自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沆。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趙抃。諸呂之輩。復有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為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相繼以興。為之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又稱宣仁為女中堯舜。嗚呼。休哉。神宗刻意圖治。上慕唐虞。傾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惜安石之學。既執而蔽。引用凶邪。反治為亂。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邪並進。釀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謹哉。岳飛破虜。幾還兩宮。而

秦檜矯詔班師以殺之。高宗若不聞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鼎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未久。非惟不能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貶斥竄逐之冤。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凶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祇為身謀。卒以誤國。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為國之光。豈非皆由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蓋其興也以大臣之賢。其亡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誤。而亦有大臣之報。彼人君之喜用姦邪者。冀得以從己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固其寵祿而已。然君以速欲滅身。臣以寵祿殺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及至君亡國滅。其臣又安得獨存哉。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正矣。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垂及敗亡。猶不能悟。梁元為魏師所圍。尚講老子。梁武為侯景所逼。惟談空苦。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奉道之勤。設醮之厚。又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鉞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誅夷。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秦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胡穎經略廣東。毀佛像而殺妖蛇。杖僧人以脫愚俗。所過淫祠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也。漢儒有言曰。正其誣。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為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權奸。其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

孤恨文若。錫之勸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為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曖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真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夷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為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群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末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姦。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使民知趨向之方。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曰。慎厥身。修思永。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此之謂也。

精訂綱鑑廿六史通俗演義目錄

第一卷

第一回

盤古王一出世初分天地

第二回

至三皇傳多氏漸剖乾坤

第三回

五帝起亶聰明創制立法

第四回

堯讓舜舜讓禹總為斯民

第五回

夏后氏四百年一十七世

第六回

商湯氏三十世六百餘春

第七回

成周氏至平王遷都洛邑

第二卷

第八回

齊桓公晉重耳五霸稱尊

第九回

簡王後至靈王時生孔聖

第十回

李老子釋迦氏說法談經

第十一回

周社稷八百年三十七世

第十二回

九州中諸列國併入強秦

第十三回

秦無道四十年止傳二世

第三卷

第十四回

六國人并楚漢起義爭衡

第十五回

漢高祖定江山一十二帝

第十六回

二百年遭王莽篡國鴆君

第十七回

漢光武復中興一十二帝

第十八回

二百年曹操起漢室三分

第四卷

第十九回

三國志亂紛紛五十餘載

第二十回

漢歸曹吳入晉取次銷沉

第二十一回 司馬晉五十年五胡大亂 第二十二回 走江東承舊統百歲雲奔
第五卷

第二十三回 宋齊梁傳陳國俱都江左 第二十四回 索頭魏分齊周北地稱尊

第二十五回 周併齊隋篡周平陳一統 第二十六回 四十年彈指過海內風塵

第六卷

第二十七回 唐高祖立根基二十一帝 第二十八回 三百年捱不到禍亂相尋

第七卷

第二十九回 朱溫起號梁朝歸於李氏 第三十回 晉滅唐唐繼晉郭氏周承

第八卷

第三十一回 宋太祖統中原未能混一 第三十二回 西北邊遠金夏不住相爭

第九卷

第三十三回 康王構仗名將偏安半壁 第三十四回 三百年元世祖一鼓而吞

第三十五回 蒙古氏九十春群雄並起 第三十六回 壬辰年明太祖應運龍興

第十卷

第三十七回 二百有八十年一十六帝 第三十八回 李自成寇京邑社稷摧崩

第三十九回 天付與大清朝昇平萬歲 第四十回 混乾坤歸一統海晏河清

第十一卷

第四十一回 大清朝曆景命二百六八 第四十二回 洪楊起據金陵南北構兵

第四十三回 曾文正左支襄同心秉政 第四十四回 十八載滅洪楊四海安甯

第十二卷

第四十五回 庚子年拳匪亂遷都陝地 第四十六回 滅拳匪訂和約太后回鑾

第四十七回 孫逸仙造革命排滿興漢 第四十八回 清宣統遜帝位民國成立

第十三卷

第四十九回 移政府北京城袁公就任 第五十回 滬寧站末教仁中彈亡身

第五十一回 催殘國民黨寧贛雙獨立 第五十二回 歐事風雲日人乘間要求

第五十三回 袁世凱稱帝唐都督誓師 第五十四回 袁項城殞天段祺瑞組閣

第十四卷

第五十五回 督軍團要挾黎總統失權 第五十六回 猛張勳復辟馮總統就任

第五十七回 任私人遭物議李純自戕 第五十八回 為選舉曹吳聯軍敗雨帥

第五十九回 奉直失睦張吳再決雌雄 第六十回 吳佩孚失機退駐雞公山



人皇氏

地皇氏

盤古氏

天皇氏

伏義氏

神農氏

女媧氏





黃帝有熊氏

唐帝堯

虞帝舜

夏禹王

商湯王

周文王

周武王



漢昭烈帝



秦始皇



漢先武

漢高祖




吳大帝

晉武帝

宋武帝

魏文帝





唐高祖

後唐莊宗

後晉高帝

梁太祖



宋太祖

後周太祖

後漢高帝

元紀古祖

明太祖

清古祖



馮國璋



袁世凱

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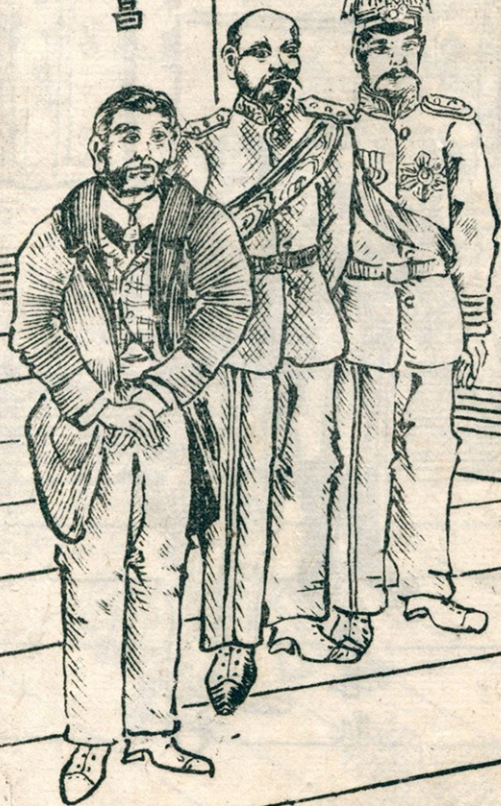
曹
錕



黎
元
洪

段
祺
瑞

徐
世
昌



盤古出天
古一告分地



至三皇
傳多
氏漸
剖
乾
坤



精訂綱鑑廿六史通俗演義卷之一

新昌 呂撫 安世 輯

男維垣 輔周

維城 京周
維基 起周

全校

第一回 盤古王一出世初分天地

詩曰 混沌初開氣候淳標枝野鹿看君臣三皇五帝賓天去辛苦閻浮世上人

却說王者父天母地而子萬民可見天為父地為母帝王為之子而天下萬世臣民則又帝王之子也此書單言歷代帝王之事自不得不由于而遡原其父母從來言天地者曰形如雞卵誠哉斯言第以為悉如雞卵則又與雞卵不同蓋雞卵只一重而天凡九重其第一重宗動天無星轉動有氣無形為黑罡風瞬息千里其力甚猛帶三垣二十八宿天以至土木火日金水月輪諸重天自東而西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其外則渾淪一氣冲穆無際矣又曰宗動天之外為元際天為常靜天元遠無極宗動天之內其第二重為經星三垣二十八宿天與宗動天甚近帶轉甚速其自西而東轉也一歲只差得一分六十年只行得一度七十年作一周此以下八重天俱自西而東行然為宗動天所帶轉故在下望之俱昇東而沒西也第三重填星即土星天去宗動天稍遠帶轉稍遲其自西而東行也二十八日差一度二十八年一周天第四重歲星即木星天去宗動天漸遠帶轉漸遲其自西而東行也一日差一度十二年一周天第五重熒惑即火星天去宗動天較遠帶轉較遲其東行也二日差一度二年一周天第六重日輪天去宗動天遠帶轉遲

其東行也。一日差一度。一年一周天。第七重太白。即金星天。第八重辰星。即水星天。去宗動天遠。帶轉俱遲。其東行也。一日差一度。一年一周天。第九重月輪天。去宗動天愈遠。且以近地帶轉極遲。其東行也。一日差十三度有奇。一月一周天。其經星分六等。第一等最大者。穿心三百五十六里零。其餘以次而減。至六等星最小者。每天穿心二百六十里零。日大穿心一千七百五十里零。月大穿心六百里零。其五星惟土星木星為大。穿心俱三百四十里零。太白穿心一百一十四里。辰星穿心六十里零。其諸重天各相去九萬里零。一重天間一重氣。而日輪經星二重天倍之。其所謂差者。謂宗動天自東而西行。諸重天自西而東行。與宗動天差。所謂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也。一度者。下望天一尺也。此九重相包如忽頭皮皆堅硬。而日月星辰定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因天而動。第天體明無色。則能通透光。如水晶玻璃然。而內外若一體。星則如石然而潤澤有光。故在下視之。能透九重。愈遠愈明也。其月輪天之下。為火際。火際之下。為冷際。冷際之下。為溫際。人物俱在溫際氣中。其月有晦朔弦望。日月有薄蝕者。以日猶火。月猶水也。月與星俱無光。借日照之光。以為光。月在第九重天。於人最近。日居第六重天。遠而在外。故晦朔則日照月之上面。而下面無光。弦則月東行。漸與日遠。日從旁照。漸有一線之明。望則日月相對。日光照月之下面。而全明矣。然所謂相對者。以日行黃道。月春行二青。夏行二赤。秋行二白。冬行二黑之八道。此八道皆斜出於黃道之內外。雖相對不甚正。從傍借照也。若日月各當九道之交。相對甚正。則地居中。日光為地所掩。而月蝕。若當晦朔之時。日月之行適當九道交處。則日光為月魄所掩。而日蝕。

矣。其交處近日者曰天首。是為羅猴。故曰猶火也。故曰火之餘。其對冲為地尾。是為計都。以其常當地影。故曰土之餘。孛星生於月。月行有遲速之不同。其最遲處為孛。月屬水。故孛為水之餘。而炁則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一周天。閏為歲之餘。故炁為木之餘。此四餘無形而有度。併七政為十一曜也。其有瑞星妖星者。乃治亂灾祥之氣積而先見。本乎地而應乎天。又或一方冤淫之氣上蒸積為彗孛。必有刀兵殺掠之慘。皆生於月輪天之下者也。其流星乃五行之散精。其隕星乃日月五行之厲氣積而成象於月輪天之下。非真星也。其風雨則以海水廣受日照。濕熱之氣上騰。至冷際扼不得上。漸結成雲。其內地濕熱之氣引之隨風帶入內地而為雨。若日照諸海山。與地面乾燥之氣上騰。至冷際扼不得上。則橫飛而為風。風所以帶雨。故雨隨風至也。若本地乾燥之氣上升而為風。與本地濕潤之氣發越而為雲。皆無雨。雖雨亦小也。若霞者。係日照雲而成。若虹霓。係雨氣映日而生。若雷者。乃陰陽搏擊之氣。其猛烈者為霹靂。物遭之無不破。而電則又以陽之精氣格於雨水之陰氣。映閃成光。其甚者為霆也。若露者。乃土氣津液從地上升。天氣下降。凝而為露。而霜則又以露凝結而成。霧則從濕土之氣而生者也。若雪霰。本雨也。冷氣薄之寒甚。而在雲中結者為雪。其既下於雲。而在空中結者為霰。故霰如雨點之形。而且下在雪前也。其獨厚於高山者。以高山招風。雪體輕。故隨風飄至也。其雨各種異物者。大抵不祥之兆。皆此方灾厲之氣積而成形。或妖龍野鬼。亦能為之也。其江河之水。日出不窮。且多出於高原者。以地面上面為高山。地下面為深穴。其穴之西向者。以天行運轉鼓水入穴。穴有入無出。遂從泥沙上湧。而為江河諸水。其温

泉以地入水處適當黃道日之熱氣所致也其有地震者亦以地下多岩穴日行海底熱氣薰蒸穴中日日蒸之愈積愈重漸升而上至地面勢不得散必潰圍四出以致震動或陷裂或有聲有火故地土厚而無江湖池井之處以泄氣者震恆多地土薄而多江湖池井之處以泄氣者震恆少也其氣候有寒暑者以中國之地近北故日行北陸則暖日行南陸則寒也其海水有潮汐者以日行海底所過處熱氣極盛月升而冷氣與之一激乃號叫怒起而生潮潮既過而日之精神熱氣與月之精神冷氣恆映積淤沖蓋與日月相對之處積有一股冷熱之氣亦與日月同故再值再潮而為汐其有大小者以日月之行有遠近之異勢近則潮大遠則潮小至晦朔時月雖無光而月之體魄與冷氣仍在故猶然發潮發汐朔望同也其海水之鹹亦由太陽亢炎乾濕二氣薰蒸所致所以夏月之水常鹹於冬月海面之水獨鹹於海底其浸入地中者以得土滲而淡也至於地面之大穿心九萬里零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去月輪天周圍隔海四萬五千餘里零蓋地面是土土之下是砂石砂石之下是浮岩浮岩之下是海海之下仍是天其不與天俱動者以地之四旁底下皆是海如載舟然地之東為潮海水隨天升舟上則覆地之西為溜海水隨天入舟至則陷地之北為冰海海水常冰舟行則礙地之南為熱海海水如熱油舟入則焚此天之所以終古不可近也又天升東而沒西故海水亦自西北而東南流也其地輿則居中近北之地曰亞細亞州國土不啻百餘大者首推中國又小島各自為國者數百其亞細亞州之西南而略北曰歐羅巴州即今之所謂西洋國之大者七十餘小島亦不下數百其亞細亞州之西南

歐羅巴州之南曰利未亞州大小共百餘國小島數百亞細亞州之東而帶北曰亞墨利加州地分南北中有一峽相連峽南曰南亞墨利加峽北曰北亞墨利加地極廣平分天下之半小島千餘總之四州之內奇奇怪怪之事所在多有載不勝載其亞細亞州之南曰墨瓦蠟泥加州此州人至者少未審其山川國土人物風景何如此地形體之大略也若夫天地之數止於一元一元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會每會一萬八百年會統三十運每運三百六十年運統十二世每世三十年前此一元之天地亦是萬國九州花花世界無奈行到申會便晝夜失序寒暑舛錯五穀不生人類日希行至酉會漸漸無君無長不復知有文字再至戌會之初千里纔得見人五穀全無民乃食土亦少衣服男女相遇即交訖而退即間有生育亦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道路不通其後漸至無人無物至於亥會黑黑暗暗山川日月盡歸烏有不覺天地混濛起來直至子會逐漸開明乃生起日月來漸有天光而天開再至丑會復生起水土砂石來漸漸凝結而有地再至寅會於大荒山腰受天地之靈秀蘊日月之光華遂孕有靈通之性內育人胎於十月十六日寅時豁刺刺一聲响亮山腰迸裂產出一個人來學爬學走餐風吸露食草飲水漸漸長成龍首人身身長百尺頭角狎獍神眉怒目獠牙露齒徧體皆毛將身爬上山頂用手把天細摸覺天之體躍躍欲動將身走到地上用足把地細踹覺地之體凝凝欲靜且天漸漸高起來地漸漸低下去漸次將開相附而動仔細一看見崑崙山頂與月輪天相連堅不可破天性欲動而不得動地性欲靜而不得靜天地相連兩不得所人物難生盤

古心中自忖。必得一件物事。斷其連處。自然天清地寧。萬物得所。東尋西尋。並無物件。尋至多時。不期事有湊巧。一日行至西方。尋得先天金石之精。一斧一鑿。盤古約重千斤。乃右手持斧。左手執鑿。或用斧劈。或用鑿開。用功多時。忽然一日鑿開。有如天崩地裂。大响一聲。天地兩分。輕清者為天。漸高而運轉。重濁者為地。漸低而凝靜。天地遂分而為二。又在上者名之為天。在下者名之為地。而混茫開矣。自後陰陽二氣交媾。生人生物。繼之者為天皇氏。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至三皇傳多世漸剖乾坤

詞曰 細想三皇五帝。一般錦綉江山。風調雨順萬民安。不見許多公案。後世依他樣。子。齊家治國何難。流芳百世在人間。萬古稱揚贊歎。

邵康節曰。天開於子。復卦也。地闢於丑。臨卦也。人生於寅。泰卦也。周十二宮而終於坤。是為一元。盤古生於寅。天皇在寅。地皇在卯。人皇在辰。五帝在巳。自夏禹八年。始入午會。今正為午會之中。未至未會也。

却說盤古後陰陽二氣交媾融結。漸漸生起人來。或從天降。或從地出。或三或五。盡成人形。皆長大醜。漢星散而居。飲水食草。無知無識。亦無君長。乃於木德。玉歲起於攝提。沖動四象於崑崙山。腰瑞氣結成靈胎。產出十三個人來。而天皇氏為之長。身有毛面青色。裸體無衣。披髮兩肩。長三丈六尺。淡泊無為。而俗自化。以木德王。乃作天干地支。天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此時甲尚未名之為甲。名之曰闕達。乙尚未名之為乙。名之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

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昭陽地支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此時子尚未名之為子。名之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閼單。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灘。酉曰作噩。戌曰闍茂。亥曰大淵獻。天干地支輪流配合。周而復始。是為六十甲子。以定歲時所在。自是五運始興。大化始立。兄弟十三人。共治天下一萬八千歲。繼之者地皇氏也。地皇氏以火德王。生於熊耳龍門之山。於二山中。忽然生出紅光數丈。光中現出五色祥雲。將二山罩定。湧出十一人。個來而地皇氏尤為聰明。首出身長三丈三尺。膊大數圍。身有毛面。黑色目如火光。立乎中央。以治八方。先時天皇氏雖創立千支。然而晝夜不分。日月不辨。不知日之升降。與夫月之朔望盈虛。地皇氏乃定明於晝者為日。明於夜者為月。自無而有。從一線之光起。至於大圓復歸一線之光。至無而止。凡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為一月。其三三兩兩散碎。明於天上者為星星。星之空處為辰。併日月星辰謂之三辰。三辰既定。以十一月為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共十二月為一歲。周而復始。於是龍興鸞集。自然成文。萬民安泰。與十弟共治天下一萬八千歲。繼之者人皇氏出焉。人皇氏以土德王天下。地皇之末。忽然地氣冲天。天地交感。山中降出九個孩兒。出於刑馬之山。提地之谷。漸漸長大。凡九人。而人皇氏為之長。生得面帶白色。目若明星。身長三丈。乃相厥山川。分天下為九區。自治一區。俾八弟各治一區。故又號曰居方氏。此時風氣漸開。時序頗著。萬物群生。淳風沕穆。徧處皆山林鳥獸。人民同居。又無衣服。雌雄相視。甚覺奇異。其雄者視雌者。彼何以獨凹也。其雌者視雄者。彼何以獨凸也。一日雄物挺然豎立。乃謂凹者曰。

我有餘而汝不足。試以有餘補不足何如。遂向凹者投之。其投也甚覺美快。於是忻然眾共效而投之。遂分凹者為女凸者為男。而男女分矣。且自一投美快之後而凹者漸覺腹大。至十月而後生男生女。於是乎有生育。有男女生育。遂有父子君臣。此時君乃明君。而主不虛王。臣乃良臣。而臣不虛貴。制治漸敷。而政教由此興。禮義漸備。而君尊臣卑。自此起。飢殮渴飲。而民之食用漸著。男女交媾。而民之婚姻漸起。兄弟九人。共治天下一萬五千六百年。或曰四萬五千六百年。非也。人皇之後。有五龍氏。兄弟五人。一曰皇伯。二曰皇仲。三曰皇叔。四曰皇季。五曰皇少。五姓同朝。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岳。駕五龍。以治天下。行無為之化。今上郡虜施有五龍山。蓋出治之所也。繼五龍氏而治者。曰鉅靈氏。鉅靈氏出於汾隰。與元氣齊生。握大象。持大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恆處。而跡躔於蜀。繼治有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鈞陳氏。黃神氏。狝神氏。犁靈氏。大駝氏。鬼隗氏。奔茲氏。秦逢氏。再相氏。益盈氏。大敦氏。靈陽氏。巫常氏。秦壹氏。秦壹氏。開圖挺紀。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茫無形。嘗無味。操法久視。而長存者。厥後皇帝老子受法於秦壹元君。有秦壹之書。傳於世。空桑氏。神民氏。蓋使民神異業。而精氣通行者。猗帝氏。次民氏。辰放氏。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教民。擇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潤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號曰衣皮之民。傳四世。蜀山氏。駝廼氏。渾沌氏。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服其威。而懷其德。當是時。陰陽和平。萬物無爭。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走也。蓋執中涵和。無內而無外者。傳十世。東戶氏。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不拾遺。傳十七世。皇覃氏。啟統氏。吉夷氏。凡蘧氏。稀韋氏。有巢

氏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尚有與禽獸同食共宿者。至是民有機智陵虐禽獸而禽獸始為人敵。爪牙角毒概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教民構木為巢居而避之。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化渴飲禽獸之血。飢則帶毛而食禽獸之肉。故曰茹毛飲血。取禽獸之皮以蔽前後。傳二世而燧人氏繼之。燧人氏有四賢臣。一曰明山。二曰必育。三曰成博。四曰隕丘。輔燧人氏以治天下。時民不知有火。未知熟食。燧人氏仰觀列宿俯察五行。知空中有火。麗木則明。一日遊於南垂。有木焉。鳥喙其枝。見燐燐火出。燧人氏感之。於是鑽木取火。教民烹飪。放於石上。爇而食之。以免腥臊生食。民大利之。時未有文字。燧人氏作結繩之政。大事則大結。小事則小結。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燧皇。傳八世。繼治有厲成氏。再繼有伏羲氏。出焉。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五帝起。夏商周。創制立法。

詞曰。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鬧春秋。秦漢興亡過手。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更有收人在後。

呂氏曰。從來五帝之說紛紛莫定。有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五帝者。有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顯頊為五帝者。惟易繫辭傳稱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不據傳而據經。而五帝之名實定矣。

此一回只伏羲神農黃帝三帝事實。堯舜見下回。

却說太昊伏羲氏成紀人也其母華胥氏居於華胥之渚華胥即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是也一日閒嬉遊入山中見一巨人足跡羲母以脚步而履之自覺意有所動忽然紅光罩身遂因而有娠懷十六個月生帝於成紀成紀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是也身長一丈六尺首若蛇形生有聖德人民感戴推之為君以木德王天下以風為姓建都於宛丘今河南河南府陳州是也帝居位上合天心下合人望共工柏皇朱襄昊英等諸文武大臣各秉賢能分理宇內而政大治教民作網罟捕魚蝦以贍民用又教民養馬牛羊雞犬豕之六畜以充庖厨且以為犧牲享神祇之上古之民臥則哇哇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之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愛而不知有禮帝始制嫁娶之法凡欲娶人女先正姓氏遣媒妁說合議定然後以儷皮為禮儷皮者雙獸皮也古者衣服用皮故用之以合配偶而民始知有父子男女有別而不相瀆時帝治極盛文明將起聚天地之精華於河中生出一件物事來其物龍首馬身而龍鱗高八尺五寸形類駱駝左右有翼波中踏水如履平地背負圖點其文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出於孟津河中百姓看明飛報入朝伏羲聞報即命駕至河邊觀看果見其物踏水不沒乃嘆曰此文明之始也命抬石案至前同羣臣拜禮訖遂將其背上圖點用燂炭畫於石上再取竹木之板畫於板上由是則而象之推而廣之畫成乾坤艮巽震離坎兌之八卦卦有三爻因而互相配合重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民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開物成務之學天地秘藏之機至此而盡世矣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初作文字以代結繩之

政雖草草倉立未能精工。至于倉頡制以六義而文字大備矣。因有河圖之瑞以龍紀官。各官皆以龍名。如飛龍潛龍居龍降龍之類。作甲麻甲麻者。起于甲寅。支干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此為麻日之始。又斲桐為琴以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又絙桑為瑟。絃三十有六。以通神明之眚。以合天人之和。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此興焉。帝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壽一百九十有七。葬於陳。戊辰元年。妹女媧氏立。女媧氏與伏羲氏同母所生生而神靈。面如傅粉。齒白唇紅。身長一丈。佐兄太昊氏正婚姻媒妁嫁娶之禮。以重萬民之制。是為神媒。帝愛而敬之。伏羲氏崩。群臣推女媧氏為主。號為女皇。以雲為姓。建都於中皇之山。時有鎮守冀方諸侯共工氏名康回者。生得面如黑漆。髮似朱砂。身長二丈六尺。徧身皆毛。任智自神。倣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以水德紀官神通廣大。善用妖法。能駕雲涌水為助。乃壅防百川。墮高堦。振滔洪水以害天下。大興兵馬作亂。女媧氏命祝融氏征之。共工氏念動真言。涌水滔天。沖來祝融氏聚盧灰止之。共工氏大敗。乃駕雲望北而逃。豈知當初盤古開天之時。鑿破崑崙山。原有一半帶在月輪天上。名曰不周山。亦曰天柱。彼時原在天中。迨後日運日移於北。且亦體重將崩。此時共工氏駕雲逃至北方。見天柱下垂。攙住去路。心中大怒。大吼一聲。以頭盡力向不周山一觸。天柱大折。崩將下來。將共工氏尸首壓得粉碎。又將地壓成側勢。海水浸將上來。地乃大缺一角。祝融氏得勝回朝。將此一段事情奏與女皇。女皇亦未有良策處治。只見北方一陣百姓前來求見。女

皇問其原故。百姓奏道。自祝將軍征康回之後。彼處晝夜不分。黑黑暗暗。陰風凜冽。不似人世。百姓們取火尋路至此。望吾皇速為主張。女皇聞奏。即同群臣起駕。令百姓引路前往。不周山審視。只見天昏地暗。冷氣逼人。舉火照之。西北方一帶。天缺有七八痕。只因天氣大泄。故冷風吹下。日月無光。女皇尋思良久。乃命群臣於五方尋取五色雲母石。復命取五色礬石煉成膏。將雲母粘成大塊。備用。女媧氏原是女仙。能騰雲駕霧。念動咒語。雲生足下。將石昇在空中。凡天有缺處。隨其缺用膏用石補之。事畢。天體照舊完好。女媧氏下來。又將前所崩之不周山鑿斷。分為四段。鑿成鼈足之形。大展神通。運入海底。將地撐起。地體依然如舊。第天體原與水晶玻璃一樣。故日月照之。所在有光。石則不能明亮。故石所補處。仍復體濁。無光。女媧氏患之。彼時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色。身長千里。兩眼有光。開目則如日月。一般。有光照地。且其氣煖。吐出溫和。就如夏天一般。女媧氏乃以法制鍾山之神。令之常居鍾山之上。昂其首以照北海諸國。其目開則為晝。閉則為夜。其氣出則為夏。吸則為冬。不飲不食。使之乘時以吐風雨。而百姓仍得安生。女媧氏治天下。一百三十年。繼之者柏皇氏。中央氏。大庭氏。栗陸氏。栗陸氏剛復自用。民始携叛。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天下益亂。栗陸氏亡。渾沌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吳英氏。有巢氏。前有巢氏。教民架木為巢於樹。及其久也。木處而顛。此有巢氏。教民編槿緝蕞。造成茅屋。而民賴之。蓋屋廬之始也。故亦號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俗熙熙而自治。陰康氏。此時水漬不流。陰凝易閼。人鬱於內。脉理壅滯。多患重腿之疾。陰康氏始制舞焉。以和其關節。治於華原。無懷

氏其民甘食樂居。懷土重生。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自後神農氏作。而帝王之歷代世數。班班可稽矣。炎帝神農氏名石年。乃少典國君之子。初少典國君娶有蟠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感神龍而生帝。故身似龍形。生于烈山之石室。身長八尺七寸。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炎帝。都於陳。遷都曲阜。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是也。癸未元年。初藝五穀。古者民如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神農氏思禽獸有限。而人民眾多。一旦禽獸食盡。民將無以為生。若草木一年可生一次。源源無窮。而草木之可以養人者。莫如五穀。乃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作陶冶。制鑄耨。教民樹藝五穀。而農事興矣。教民治麻為布。而衣服起矣。時民有疾病。未知藥石。故多死亡。神農始嘗百草。察其溫平寒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宜。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病。始列屢於國。為日中之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不相爭。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作扶犁之樂。致豐年之咏。有火瑞。以火紀官。如大火鷄。火西火。北火之類。諸侯夙沙氏叛者。海為鹽。不受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帝益脩德。夙沙氏之民自攻殺其君而來歸。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帝南巡狩。崩于長沙之茶鄉。今湖廣長沙府茶陵州是也。在位一百四十年。壽一百六十八歲。神農氏納養水氏之女曰聽訖。生帝臨魁。在位八十年。臨魁生帝承。在位六十年。承生帝明。在位四十九年。明生帝宜。在位四十五年。宜生帝來。在位四十三年。來生帝襄。在位四十三年。襄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俱不在位。克生子帝榆罔。立居於空桑。為政苛急。務乘人而鬥。其捷法多酷。民群臣怨望。諸侯携貳。其

臣蚩尤。乃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戰。作大弩刀戟。以兼并諸侯。帝榆罔不能制。命居少顛。以臨四方。蚩尤益肆其惡。出洋水。登九淖。以攻帝榆罔於空桑。炎帝遜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不能取勝。軒轅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殺蚩尤於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炎帝榆罔仍然不改前非。軒轅修德治兵。與炎帝榆罔戰於板泉之野。三戰然後勝之。榆罔在帝位五十五年。諸侯遂推軒轅代神農氏為天子。是為黃帝。有熊氏初。神農氏之母生二子。長為神農氏。其弟則世嗣少典氏為諸侯。至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曰軒轅。軒轅。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也。姓公孫。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為姓。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聰明絕世。國于有熊。故又號有熊氏。以土德王天下。故號曰黃帝。都于涿鹿。今北直保安州是也。帝始制陣法。內行用刀鋸。外行用甲兵。設旌麾。有不順者則征之。拔山通道。未嘗甯居。雖都涿鹿。而遷徙無常。以兵師為營衛。時有雲瑞。乃以雲紀官。如青雲縉雲白雲黑雲黃雲之類。帝一日忽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而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求之。得風后于海隅。進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又得六相而天下治。風后明乎天道。故為當時。太山察乎地勢。故為稟者。蒼龍辨乎東方。故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為李。帝一日又夢兩龍以

圖授帝帝乃齋戒往河求之有大魚溯流負圖文而進帝拜受之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史蒞占星車區占風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子干支相配而定之以納音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天以占日月星辰而定氣運造神麻積邢分以置閏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命蒼頡制文字倉頡四目生有聖德時有靈龜負書出于洛水之汭丹甲青文倉頡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以指畫掌而創文字文字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初自伏羲畫卦以來畧有文字至是以六義制字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而天下之文字備矣命隸首作算數命伶倫造律呂命大容作承雲之樂命之曰咸池作冕垂旒充纒為元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蜚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為文章以表貴賤于是袞冕衣裳之制興命甬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作杵臼而穀粟始鑿作釜竈而民始粥作甑而民始飯以烹以魚以為醴酪澤有橋梁行有屨履死有棺槨命揮作弓夷牟作矢岐伯作鼓吹鏡角靈鞞神鉦以揚武德命共鼓化狐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水邑夷法斗之周旋作大輅以行四方帝始立宮室之制遂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始範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為輕重以制國用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咨于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鉗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之女嫫祖教民育蠶初太古之時未有君長無所統攝所聚即推一人為長蜀地有長為鄰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于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

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言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已。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馬乎。但厚其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得其皮于大樹之上。女化為蠶食葉吐絲成繭。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待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上帝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嬪宮仙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父母不忍。年年取繭出蛾生子。收養之。至是上其事於朝。西陵氏取養之一日。偶將數繭入于湯內。以之抽絲。牽之牢而不斷。織而成絹。比苧麻所織之布軟而嬌嫩。披之可蔽寒暑。又可染各種顏色。其繭又可煮為綿。泉以禦寒。西陵氏教民間女子各收養之。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建國邑。置左右監。監于萬國。又分田畝為井田之制。定經界以杜爭端。由是民不習偽。市不預價。見利不爭。風雨時若。有草生于庭。見佞人即指之。名曰屈軼。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稱極治之世焉。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荆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有龍華鬚下迎。帝騎龍上天。群臣后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鬚。時掛弓于鬚。鬚拔弓墜。仰攀莫及。乃抱弓而號。後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群臣葬其衣冠弓劍于嶠山。帝在位一百一十年。初帝與仙女西王母相往還。凡一切宮室衣冠器用之物。俱於仙域得其法。效而為之。故制度無不舉。帝四妃。元妃西陵氏。二妃方纍氏。三妃彤魚氏。四妃嫫母。生子十二人。併庶子二十五人。少昊金

天氏立姓已名質黃帝之子。母西陵氏。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而生。帝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能修大昊之政。故曰少昊。都曲阜。時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作樂曰大淵。其晚年諸侯黎氏九人作亂。能為妖法。以役鬼神。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駭以怪。家為巫史。民瀆于祀。災禍並至。在位八十四年崩。兄昌意之子。顓頊高陽氏立。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女樞。感瑤光宵月之祥。生帝于若水。以德王。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遷都上帝。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通天。無相侵瀆。革除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作麻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作承雲之樂。在位七十八年崩。少昊之孫。帝嚳高辛氏立。姬姓。名契。父曰螭極。祖即少昊金天氏。初受封于辛。故號高辛氏。以木德王。色尚黑。都于亳。今河南偃師縣是也。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脩其身而天下服。帝四妃。元妃有邠氏女姜嫄。與帝禋祀上帝。感巨人跡而生稷。陳鋒氏女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姬訖氏之女常儀。生子摯。帝在位七十年崩。子摯立。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右五帝已表過伏羲神農軒轅三帝。尚有堯舜二帝未表。

此回內載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及女媧氏補天之說。甚屬不經。因鑑載其事。姑存之。其第一回中。天皇地皇一萬八千年之千。應作百。盡盤古天皇在寅會。地皇在卯會。人皇在辰會。又入巳會。四千八百年。自人皇至無懷氏。共應五千年。再自神農元年。至夏禹居攝七年。共一

千年。統共一萬八百年。以完已會之數。至夏禹八年甲子。而入午會矣。

第四回

堯讓舜舜讓禹總為斯民

詩曰 百歲光陰似水流。道高德重把名留。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遠憂。

却說帝堯陶唐氏。乃高辛氏之子。摯之弟也。生于丹陵。育于母家伊侯之國。後徙祁。故曰伊祁氏。以祁為姓。年十三。佐摯封禎。封于陶。年十五。改封唐。故又號陶唐氏。年十八。代摯為天子。以火德。壬色尚白。都于平陽之安邑。今山西平陽縣是也。甲辰元載時。以年為載。帝智如神。而仁如天。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茅茨不前。太羹不和。飯于土簋。飲于土匏。命羲氏和氏置閏法。定四時成歲。以授民時。時有冀莢。生于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知。旬朔。帝巡狩方嶽。觀于華。華封人祝曰。嘻。請祝聖人。願聖人多福多壽多男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辰。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帝置政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作樂曰大章。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百姓願戴已。與不願戴已。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却說黃帝之後。瞽瞍娶妻。握登。見大虹。意有所感。而生舜于姚墟。故瞽瞍姓媯。舜以姚為姓。舜母早

喪瞽瞍更娶後妻壬女而生象象為人極傲瞽瞍愛後妻之子常欲殺舜舜巧避之而又不失為子之道年二十以孝聞耕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于河濱河濱之人器不苦窳缺壞作什器于壽丘就時於負夏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得舜於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曰奚事對曰事天曰奚任對曰任地曰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慾得而信衰於友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初帝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九男二女長子丹朱不肖好聚男子朋淫于家其八子雖無失德亦無佞好處俱不足以承天下帝求賢自代群臣舉舜帝亦素知舜賢乃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舜以德化二女皆執婦道帝賢之歷試以諸艱難之事舜皆能勝任遂與舜以相位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世濟其美堯未及舉舜於是舉之帝鴻氏有不才子號曰渾沌即驩兜少昊氏有不才子號曰窮奇即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號曰檮杌即鯀縉雲氏有不才子號曰饕餮即三苗天下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投之四裔乙卯七十二載舜攝位乃命鯀之子禹治水自洪荒以來原自水多地少漫山遍野甚是利害初堯使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四方之極邊看驗日影與星宿以驗四時乃知四方海水極低可以洩水因求能治水者四岳舉鯀帝曰鯀方命圮族不可用四岳力舉之帝不得已乃命鯀治水鯀承命乃作城以禦水聚民居之水至而民盡滄死又以荊州有息壤息壤者乃是一塊大石徑六尺八寸上有城池山川人物甚至生得奇巧可觀

原係眾水之母。鯀徧尋掘出之。只道掘出水之根原。則水患自可息滅。豈知自掘出之後。水來救母。靈雨不止。水愈大了。浩浩蕩蕩。高出於眾山之上。將略小山頭。盡行沒了。各處經過。勞而無功。至于九年。徒然勞民傷財。竟不能治一水。舜相堯。知其凶頑虐民。乃命祝融殛鯀于羽山。鯀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吳丁。化為黃熊。尋化為黃龍。入于羽淵。反將息壤竊去。不知己之不是。反怨堯舜。將他殛了。乃糾集黨類。平支祁。天吳。相柳氏等。一同鼓起水來。於是水勢愈覺大了。堯與舜日夜憂心。各處諸侯告急。舜思鯀既靈異。益去息壤。助水為害。必得鯀之後裔治之。則彼自悅服。息壤可得。水患可除矣。又見禹克勤克儉。日懋乃德。知慮如神。乃命禹為司空。付以治水之任。禹傷父。鯀功不成而受誅。乃勞身焦思。虔誠禱於上下神祇。仰空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命之曰。凡有鬼怪蛇龍。護惜巢穴者。可先攻之以火。繼之以兵箭。若再不可治。可攻之以神力。遂令其臣狂章。盧餘。黃魔。大費。庚辰。童律。為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雨。役使神物。及命應龍為之輔。應龍者。乃有翼之龍也。以尾畫地。則不論岩石坭砂。地開而水通。禹謹凜上帝之命。乃奏請益為掌火之官。領步兵五百前行。多持乾柴火把。凡遇山林叢木。盡行燒着。燒得烟焰閉天。響聲震地。滿山通紅。于是惡禽怪獸。見之俱倉惶失措。四散奔逃。復奏請羿為繼陣。引弓弩手一千。凡有惡禽惡獸。逃匿者。盡數射死。以絕禍根。時有猱。猱狀類虎。大如屋。猛不可當。食人無算。此時走出。被羿先射瞎其雙目。眾兵亂箭射死。又桑林之野。有桑高十九丈。內有封豨。大如小山。負有毛如箭。蓬人遠。則放毛如箭射之。射過之後。又能收毛入身。近則不論人畜。盡皆食之。此時走出。亦被

羿射死禹乃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樺又南潯國獻五色毛龍於堯雖雄各一因置豢龍氏至是賜禹乘之以治水禹率人役五千從帝都治起冀在北其北條水患之大者莫如河時河淮有水神名巫支祁者狀如青猿身長五丈餘鼓水則水湧觸岸則岸崩又有水神名天吳者虎身人面八首八尾青黃色是為水伯以八口噴水八足鼓水八尾扇水則水浪滔天而至禹自冀州壺口山起事治至呂梁山只見水中波浪忽然擁起陵山駕埠而來將治水人役余去一半大禹正在山上督工見之大驚又恍惚見水中二怪物鼓起浪來禹即請狂章等天將命之擒捉妖魔那巫支祁與天吳雖然神通廣大如何敵得天將大戰良久抵敵不過以兗州水大逃奔兗州去了初諸怪因帝都在冀恐帝治水故羣聚于冀以為難也禹乃將呂梁之山及岐山鑿開河水順流而下又為龍門山所塞其山懸崖峭壁人力難施禹乃請應龍以尾穿之使河水懸流直下竟如大門一般即今魚鼈不能上是為龍門今在山西平陽府河津縣龍門既下又有底柱山在黃河中流仍將河水阻住禹鑿底柱以通河三川既決謂之三門又治汾水漆水淇水清濁二漳水俱導之入河而冀州之水治矣冀州既治禹以兗州居河下流遂從兗州治起那巫支祁與天吳自以為遁跡既遠水勢浩大甚覺喜歡不期坐尚未煖山中仍然火起禽獸仍然逃匿被殺仍是冀州一般光景二怪大驚遂糾集水怪龍子龍孫蝦兵蟹將專候大禹兵到出其不意鼓起大浪夏禹幾為所溺禹急請天將擒治二怪與天將大戰了十七夜二怪大敗巫支祁遁回揚州天吳遁入豫州去了禹乃疏河為九使分其勢以入于海而河水安流矣又治濟水

灑水沮水俱使之安流。而兗州之患息。兗州既畢。乃至青州。時青州有風伯。鼓大風以起波浪。又將百姓房屋廬舍。盡行吹壞。恍惚中見一物在山頭。鼓風。禹命羿伏地。至山後。繳矢射之。應弦而倒。風患遂息。時禹有船破不能載。乃棄之石室中。今山東濟南大湖山上石室中。有敗漆船一隻。乃禹所棄者。又治濰水。淄水。使之安流。青州之大患已除。遂至徐州。治淮水。沂水。濟水。諸流事畢。竟至揚州。治水。揚州為江水之下水。患之大者。在北條。莫如河。在南條。莫如江。禹正欲治江之。下流。只見衆百姓前來稟曰。此處洞庭山中有修蛇。身長千尺。不論人畜。遇之無不被吞。吾主必須仔細。禹聞言。乃命伯益后羿一同戒嚴。益使人放火燒山。至洞庭。長蛇果出。逢人即吞。羿射傷其雙目。蛇無目亂滾。乃射殺之。彼時巫支祁自兗州敗後。遁回揚州。潛居彭蠡。彭蠡即今之鄱陽湖。水廣且深。自為得計。料禹王斷不到此。豈知坐尚未煖。見山頭火起。猶然與前日之火。一同無異。乃大驚駭。用盡平生之力。鼓起滔天之浪。禹見勢頭不好。即召狂章。虞餘。黃魔。大費。庚辰。童律等。八面擒拏。又遣應龍入水。協力擒捕。巫支祁力屈。乃遁入渦水中。藏身。被應龍於渦水中拿獲。獻於禹。禹命斬之。誰知刀斧鑿鋸。俱不能入。狂章等稟曰。此怪亦有神通。利於水而不利於火。若以火烹燒。用醋沃之。即死。然黨羽甚眾。恐水族為之報仇。水患未必甯靜。不如用火燒針通紅。鑽其鼻孔。鎖之深淵。則水患永息矣。禹乃為大鐵索。鎖其怪於龜山下。今鳳陽府盱眙縣東北三十里。龜山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即其處。唐永泰中。李湯以牛五十。引索出之。索未鎖。一青猿高五丈許。水浪大作。復拽牛入水。明洪武以千人拽出。看之大吼水湧而入。又有共工氏之臣相柳。

氏因共工氏敗。投于河。變為水神。九首。人面。蛇身。而青色。能作大浪。與巫支祁一同為害。禹遣天將治之。相柳氏遁入荊州去了。彭蠡既定。禹又鑿峽石山。以通淮水。破石山。今在壽州。又于今淮安府贛榆縣羽淵中。見黃龍鼓浪甚猛。禹遣天將治之。天將曰。此係伯鯨。不可治。可禱之。則患自息。禹知是父。乃泣下。因具表啟奏于其父。鯨見表大悅。遂置息壤于岸而去。禹得息壤。仍埋之于江陵城南門外。後世若遇大旱。掘出之。必有大水。埋之則止。禹又鑿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又藏書于石匱山。宛委石匱二山。今在紹興府。禹乃注水于越東。勢猛。積沙成巖。是為海門。今在紹興府新昌縣南巖山。山下巖洞中有佛寺。禹遂鑿了溪。引水入海。了溪今在嵊縣。禹棄餘糧于了溪山上。今化為禹餘糧石。因以名山。事畢。乃至荊州。濟大江。相柳氏知禹濟江。急遣黃龍覆其舟。黃龍如命負舟。舟中人大懼。禹仰天嘆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如蠃。蚌耳。顏色不變。急命天將擁護龍。乃俯首低尾而去。相柳氏乃據九江之中。遣罔象鼓起九江之水。遣罔象鼓起九江之水。作起風沙大霧。雷電晦暝。白晝如夜。迷失道路。對面不見人。浪大如山。將一切山頭。盡行沉沒。百姓半入波臣。又遣巴蛇。身長三千尺。腰大五十圍。不論人馬。駝象盡行吞入。禹大怒。知是相柳氏所為。乃使羿聚兵。先射瞎巴蛇雙眼。亂劍斬之。蛇死積骨成邱。今湖廣岳州府巴邱山是也。又急遣天將擒捕相柳氏黨羽。罔象大懼。急遁入海中去了。相柳氏遁入梁州地界。禹乃平定九江之水。又治浣潛諸水。荊州水患既平。禹于岷嶼山上。勒碑以記其事。凡七十二字。字皆科斗不可曉。今在衡州府。事畢。乃至豫州大河原。從豫州經過。天吳自從兗州。

一直從黃河直上。遁入豫州。潛居河底。並不敢鼓水作浪。自以為禹未必到此。誰知一日益縱火焚山。后羿敗獵殺獸。復與昔日光景一般。天吳大駭。無計可施。禹率三軍掘塹疏河。天吳乃作起浪來。三軍四散奔逃。見天吳踏行水面。往來如飛。禹急請天將擒治。天將曰。是不可殺。須得鐵門四扇。各長八尺。厚十尺。鐵柱十六根。各長一丈。各重八百斤。鑄成用索貫之。上用鎖一開。沉之。水底令千兵吶喊助威。可鎖此怪于河底。禹如言。令軍人如法鑄成鐵門。鐵柱。鐵索。鐵鎖。沉之水中。金鼓吶喊之聲。聞百餘里。只見陰雲四布。怪風異浪。拍擊不絕。須臾雲開浪息。禹令止金鼓。分撥疏河。旬日告成。禹乃于峽州城外。鑄鐵牛一個。頭在河南。尾在河北。以鎮河患。又鑿闕塞山。以導伊水入河。乃導洛水有神龜負文出于洛。是為洛書。禹敘之為洪範九疇。而天下之義理盡具於河圖洛書內矣。禹又導渥水澗水滎水波水俱入于河。豫州治畢。乃從豫至梁州。導漢水沔水潛水俱入于江。再往北。疏通渭水。相柳氏見禹又至。大驚無措。復鼓浪來爭。大阻一陣。知不能敵。竟遁至雍州。崑崙山北黃河之源。藏身去了。禹知其惡不可縱。竟至雍州。急遣天將追捕。搜擒之於崑崙山北。遂斬之。其血腥臭。不可以治五穀。乃以其地為眾帝之臺。又從崑崙山西至岷山。見長人授禹以黑玉珪。上有字。禹拜受之。乃疏鑿江河。至白帝城。見其懸崖削壁。水門狹隘。令軍人用火燔之。不開。工人曰。此不可為也。禹曰。岷山周圍千里。惟此一道。若不安流。其害更有甚于淮河之水者。乃命應龍為助。次日興工。崖崩如雷。上起西陵峽。中平峽。下至歸峽止。三峽共七百餘里。頃刻疏通。至今西陵峽壁岸。猶有影不滅。故人皆稱神禹焉。禹導弱水西流。復導涇水渭水漆水沮

水澧水俱入于河。雍州原係諸水上流治之。最後雍州之水治而九州之水盡治矣。初禹承命治水時。娶于塗山氏。纔得四日。遂出外治水。凡三過家門而不入。塗山氏自夫離後。生子四歲。名曰啟。聞夫治水過家。抱啟出視。啟呱呱而泣。禹不之顧。在外十三年。所在歡聲載道。水患始息。民可耕種粒食。禹乃任土作貢。以在岷山長人所授之元圭為誓。告成功于帝。帝大悅。心服禹之功。後求禪位之命。基此矣。時冀州有一仙狐。原係洪荒時物。神通廣大。因狐屬眾多。散居宇內。伯益放火。后羿射獵狐狸之屬。殺死過半。老狐不憤。心生一計。以為大禹能治水者。未必能治火。乃以烏鴉精九隻。各啣大玻璃一塊。借日之光。映照于地。與日畧同。併真日儼然。如十日之並出。徧地若火。禾稼乾槁。草木焦枯。百姓驚惶。竟有為日所晒死者。屋宇竟有無故自焚者。帝大以為憂。問群臣以弭災之術。后羿進曰。臣觀此九日。附日而行。雖光焰如火。而不甚高。日邊有飛鳥之形。待臣登高射之。看是如何。帝曰。若得射之而中。此生民之福也。姑試為之。羿乃登三峻山。見九日過來。皆有一鳥啣之。后羿看得親切。一箭射去。只見墮下一隻烏鴉。口啣一片玻璃。如日一般。羿見射落一日。精神倍增。連射八矢。八日皆落。羿試將真日連射數矢。分毫不動。遂走馬復命。帝大悅。封羿于窮。是為有窮后羿。其子孫襲爵。因有帝相時之亂。后羿既屢立大功。又得封賞。喜氣揚揚。朝散回家。見妻出迎。手內擎藥一丸。光閃焰灼。香氣襲人。羿問曰。卿手中所執何物。妻曰。此長生不死藥也。羿曰。有此佳寶。卿從何處得來。妻曰。自君奉差去後。仙人西王母憐我孤身獨宿。夜夜到此相伴。遇月明時。則呼侍女搗藥。試問所搗何藥。西王母曰。此長生不死藥也。每百年搗成一丸。

服之後天而老。三日前。恰好禱成一丸。命我收起。他去蓬萊探望東王公。約至半月後。到此取討。我今夜見月明如晝。取出試一展玩。拜曰。卿何不吞之。妻曰。他來討時。我何詞以對。是欲求長生。先得短命也。拜曰。既號靈藥。是處可以潛形。何必拘此而自誤乎。汝不能吞。我代吞之。看是何如。其妻沉吟不語。拜曰。我昔從禹治水。嘗至西王母家。王母許我丹藥。必此是也。我當吞之。妻見勢不可遏。因思我若自吞之。有此靈藥。或可迴避不死。若夫吞之。王母問我取討。我係凡身。必死無疑矣。遂自吞之。習習欲飛。身輕若雲。遂奔入月宮之內。拜緊攬其衣。隨之而去。妻為嫦娥。拜為蟾蜍。云時帝堯八十年甲辰八月十五日夜也。彼時明眎佐禹治東方有功。封於卯地。嘗與嫦娥相好。其八世孫需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入月宮。竊嫦娥蟾蜍訟之。天帝天帝捕之急。遂變為兔。此是後話。不題。却說舜自攝位以來。作璿璣玉衡之渾天儀。以占日月五星之七政。祭天地寒暑日月星辰水旱及山川岳瀆之神。以時巡狩於四方。光陰迅速。不覺二十八載。帝堯遊于陽城。忽沾疾數日而崩。在位一百載。壽一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三年。舜與天下。終帝二年之喪。舜避堯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人。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不得已。乃于丙戌元載正月。上日。舜至文祖之廟。即天子位。號有虞氏。帝舜有虞氏。以土德王天下。色尚赤。都蒲坂。帝明目達聰。廣天下之視聽。為視聽。咨于十二州諸侯之長。命禹作司空。宅百揆。棄作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數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垂作共工。理百工。益作虞。治山澤。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是為九官。封堯之子丹朱于丹淵。以奉堯祀。謂之虞賓。而不臣。養國老于

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憲其行止貴德尚齒恭己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自治。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作九韶之樂。而鳳凰來翔。景星出。慶雲興。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糺繆繆兮。日月光華。亘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在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帝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擊乎鼓。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褻裳去之。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於是薦禹於天。使之代己。命之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禹受命於神宗。帝堯之廟。率百官若帝之初。初。帝已窺三苗之君子三危。其臣民不服。相聚為亂。舜命禹征之。兵臨其地。已是一月。苗民仍然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誠足以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乃班師而回。愈修文德。有苗來格。乃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仍居故土。惡者遷之他鄉。禹攝位十七年。舜南巡狩。至蒼梧之野。忽然染病不起。乃召禹及群臣。至蒼梧。后娥皇女英亦至。帝曰。朕出南巡。陟沾風寒。想不能起矣。朕子商均不肖。眾臣可立禹以代朕位。又謂禹曰。昔帝堯以重任付朕。朕今以付卿。卿其勉之。又謂二后曰。朕蒙先帝之不棄。授以天下。又以二卿配朕。此恩此德。無有報日。但朕承位。不敢偷安。今得天下安甯。皆賴二卿內助之力。不想一病不起。不能與二卿相隨。久遠朕崩之後。以天下授之禹。二卿其自愛。言罷而崩。在帝位五十載。壽一百十歲。娥皇女英大慟。淚灑於竹。皆成斑痕。今謂之湘妃竹。禹同群臣。即行殯禮。葬帝於九嶷山。眾臣

隨二后還朝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人不歸商均而歸禹共請禹還朝位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夏后氏四百年一十七世

詞曰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沉吟屈指數英才。多少是非成敗 富貴歌樓

舞榭淒涼廢塚荒臺萬般回首化塵埃。只有青山不改

右調西江月

詩曰 為看青山日倚樓。白雲紅樹兩悠悠。秋鴻社鴈催人老。野草閒花滿地愁。

却說夏禹王姓姒氏字高密黃帝元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駱明駱明生鯀鯀娶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為修己感流星貫鼎夢接意感而懷孕孕十有四月以帝堯之五十五年六月六日生禹於熒道之石紐鄉年十七舜聞其賢舉之使續父業治水在外十三年水害皆息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聲為律身為度都安邑以金德王色尚黑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改載為歲封堯之子丹朱于唐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立貢法作樂曰大夏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夏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一食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古有杜康造醴酪之酒飲之不能醉人至是帝女儀狄作酒進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禹任皋陶伯益以國政後皋陶卒禹薦益於天。天雨金三日收天下之美銅鑄九鼎以象九州每州之輿圖貢賦山川草木奇禽異獸併諸神怪俱載於鼎夏商周三代

相傳至秦滅周遷九鼎于咸陽其一飛入泗水其八項羽焚阿房同為灰燼禹出巡狩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故不犯法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因而犯法是以痛之禹巡狩于江南致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防風氏長大而勇其骨節專車後為長狄種禹崩于會稽攝位一十七歲在位十歲壽一百六歲古以天下為家故不載還都遂葬之會稽葦席桐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泄下無卮水壇高三尺土塔三等延袤一畝命以益為王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啟曰吾君之子也啟乃即天子位或曰禹初行於塗山有九尾白狐瑞狐也化為美女造於禹天姿國色百媚千嬌因是狐足小而不能變大遂為弓鞋裝美冠一時聰俊有德禹乃納而愛之是為女媯生三子長曰啟承其本姓次曰桀為顧氏三曰罕封余慶王即姓余氏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三子皆賢明禹王治水其黃帝水經與降龍伏魔穿山透地之書俱授於塗山氏故天下不歸益而歸啟也啟命益為輔佐不一歲而益沒啟歲獻犧牲以祭之時有扈氏無道不奉正朔啟召六卿征之大戰於甘不勝六卿請召諸侯伐之啟曰吾地非淺也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之於是班師琴瑟弗張鐘鼓弗考不茵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行之期年而有扈自服在位九歲而崩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於衛太康荒逸不理國事大權歸於有窮國之君后羿王愈盤遊無度出獵于洛水之外至百日之久尚不思返國民大怨恨后羿因民心弗忍乃作起亂來距之於河外不得歸國厥弟五人御其母同待其兄於洛水之

內五人待兄不至。見后羿作亂。乃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以怨之。太康既不得歸。遂棄舊都。都於夏陽。在位二十九歲。崩於夏陽。后羿迎立王之弟仲康。仲康即位之初。首命允侯掌六師。以收羿之兵權。羿猶為相。時掌天文之官羲和黨於羿。至日蝕大變。竟不奏聞救護。意謂日者君象。有難欲使天下莫救也。王命允侯征之。剪羿之羽翼。以潛消其逆志。故終仲康之世。而不得逞其惡。王在位十三歲。崩。子帝相立。相既立。微弱。不能制服。后羿后羿專權。逐相居於商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羿因伐夏為政。恃其善射。不治民事。專好畋獵。棄賢臣而用寒浞。浞行媚於羿之宮人。施賂於羿之左右。愚弄其民。使稱羿之功德。娛羿於畋。內外咸服。浞。羿猶弗悛。將歸自畋。家眾逢蒙等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弗忍食。亦殺之。浞自立為王。夏舊臣靡奔有鬲氏。浞因姦宿后羿之妻生澆及豷。澆即皋是也。力能陸地行舟。至是。浞使皋滅斟灌斟鄩氏。而弑帝相。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於有仍。少康既長。為仍牧正。皋使其臣椒求之。逃奔有虞。為虞庖正。虞君思妻之以二姚。而已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謀中興焉。潛通信於舊臣靡。靡自有鬲氏。收斟灌斟鄩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為王。王使其臣女艾滅浞長子。募於澆。使太子季杼滅浞次子。澆於戈。乃歸故都即位。夏道復興。諸侯無不悅服。右后羿專權八歲。寒浞篡位六十歲。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春秋祀禹墓於會稽。享國極久。至漢武帝時乃亡。或曰。相后之逃。少康之奔。與舊臣靡之舉兵。皆狐后塗山氏為之通信。為之王宰。然史冊並無此說。恐係小說家附會。茲不敢從。少康在位二十二歲。崩。子季杼立。杼在位十七歲。崩。子

槐立。槐在位二十六歲崩。子芒立。芒在位十八歲崩。子泄立。泄在位十六歲崩。子不降立。不降在位五十九歲崩。弟局立。局在位二十一歲崩。子厘立。厘在位二十一歲崩。不降之子孔甲立。孔甲無道。好鬼神之事。肆行淫亂。夏政始衰。時天降二龍。一雌一雄。王求養龍者。昔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甚好龍。能求其嗜欲而飲食之。龍多歸焉。於是有豢龍氏。陶唐氏衰。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事王。能飲食之。賜氏曰御龍。龍一雌死。累潛醢以食王。王貪之甘美。既而使求其羔。累無以應。又慮龍死之事發覺。懼而遷於魯縣。其雄龍見雌死。又無豢之者。流豢於庭。曰余褒國之神也。還我雌來。孔甲卜殺之。留之。俱勿吉。卜請其豢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豢者龍之精氣也。龍亡豢在。積而藏之。傳及殷周。至厲王之末。又有一段奇聞出來。且待後話不題。孔甲在位三十一年崩。子臯立。臯在位十一歲崩。子發立。發在位十九歲崩。子履癸立。是為桀。尤為無道。暴虐荒淫。有趙梁者。教之貪狼。天下怨恨。諸侯或不朝。桀有九能。申鐵鉤使直。鐵索使斷。諸侯有不朝者。伐之。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瓊宮瑤臺。彈百姓之財。將肉砌於糟隄。將脯懸於林間。酒池可以行船。糟隄可望十里。宮女三千人。盡去其不聞鼓聲一响。俱使之將頭倒撲在池上。飲酒將陰器高聳。獻出如牛一般。又聞鼓聲一响。俱使之就林食脯。將一足踏地。一足踏樹。俱要獻出陰物。又一鼓飲酒。又一鼓倒在隄上食肉。如牛一般。紛紛忙亂。桀與妹喜觀之。大笑取樂。鑿山穿陵。以通於河。有諫者即殺之。鑿池為夜宮。張燈飲酒。男女俱使之雜處而裸體。觀交接之勢。桀與妹喜大以為樂。因作女樂。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時商湯為

夏方伯得專征伐鄰國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答曰犧牲不給故耳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桑盛不供故耳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葛伯率其民奪之其不與者殺之時有童子以黍肉餉耕者葛伯欲奪童子死不肯與葛伯乃殺而奪之湯大怒起兵征之民大悅服惟恐湯師之不至曰徯我后後來其蘇湯嘗外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俱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留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恩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桀窮其宗族辱其動舊輕其賢良棄其禮義關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蓋少悛乎桀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遂囚龍逢而殺之商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時星隕地震伊洛竭泰山崩災異迭見桀暴虐愈甚伊尹佐湯帥師伐桀桀起九夷之師不至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於此及戰不勝奔於三腹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於南巢在位五十二歲後三歲死於亭山夏亡凡十七王併昇浞共四百三十九歲湯因伐夏為王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殷湯氏三十世六百餘春

詞曰 携酒上吟亭滿目江山列畫屏賺得英雄頭似雪功名虎嘯龍吟幾戰爭

枕夢魂驚落葉西風別換聲誰弱誰強都罷手傷情打入漁樵話裏聽

却說商王成湯名履又名天乙黃帝之後姓子氏初帝嚳高辛氏第三妃有娥氏女名簡狄祈嗣於高禰適有紫燕墮卵於地簡狄知是祥瑞拾而吞之遂孕而生契契事唐虞為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十一傳至主癸娶扶都氏感白氣貫月而生湯湯既伐桀諸侯大會湯退就諸侯之位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可以處之三讓諸侯皆推湯於是即天子位以水德王色尚白國號商都於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是也王既即位除桀虐政以寬治民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遠近歸之乃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歲首改歲曰祀立助法以六百三十六畝之田畫為九區形如井字是為一井區七十畝中一區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其國君及卿大夫列士之祿各取給於公田有差是為助法以伊尹仲虺為相二十一祀大旱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因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殺人以禱湯曰吾所以請雨者為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之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萬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護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歡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戒王在侯位十七祀在王位十三祀共三十祀而崩壽一百歲葬於濟陰之桐宮大太子太丁早卒太丁之子太甲立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國事俱聽伊尹處分太甲恃有伊尹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型伊尹屢次詰戒王未克變伊尹因諒陰之制居太甲於湯墓所桐宮使思祖業之艱難無終身迷惑也太甲居桐宮三年果能

顧乃祖而興思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迎太甲復位太甲增修厥德諸侯咸服在位三十三祀而崩子沃丁立八祀伊尹薨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臨其喪任賢臣咎單為相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祀崩弟太庚立庚在位二十五祀崩子小甲立甲在位十七祀崩弟雍己立己在位十二祀崩弟太戊立太戊即位以伊尹之子陟與臣扈為相巫咸佐之時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王懼以問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王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諸侯畢朝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三國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祀崩子仲丁立時亳都有河決之患乃遷都於在位十三祀崩國內亂弟外壬立壬在位十五祀崩弟河亶甲立時置都又有河決之害乃遷都於相在位九祀崩子祖乙立時相都又有河患乃遷都於耿復遷於邢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商道復興在位十六祀而崩子祖辛立辛在位十六祀崩弟沃甲立甲在位二十五祀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在位三十二祀崩國亂沃丁之子南庚立庚在位二十五祀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甲在位七祀崩弟盤庚立時邢都又有河決之患乃復遷都于亳復湯之故都改國號曰殷復行成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十八祀崩弟小辛立辛在位二十一祀崩弟小乙立乙在位二十八祀崩子高宗武丁立初武丁為太子時小乙欲知其民疾苦使居民間以知稼穡之艱難及即位以甘盤為相恭默思道居喪三年不言政事皆決於冢宰既免喪亦弗言群臣咸諫曰不言無所稟命王曰朕夢上帝賜我以良弼其代予言乃以夢中所見形像畫為圖使人持其

僚旁求於天下。見傅說在傅巖之野。築牆與畫中人無異。遂聘請以見武丁。武丁與語大悅。用以為相。天下大治。殷道復興。在位五十九祀崩。子祖庚立。庚在位七祀崩。弟祖甲立。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及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國大治。在位三十三祀崩。子廩辛立。辛在位六祀崩。其弟庚丁立。丁在位二十一祀崩。子武乙立。遷都河北。武乙無道。為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戲。行雙陸。令人代為天神行博。天神不勝。乃戮辱之。為革囊。盛血其中。懸於空際。仰射之。使血流下。名曰射天。在位四祀。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太丁立。丁在位三祀崩。子帝乙立。乙在位三十七祀崩。子受辛立。初帝乙三子。同母所生。其母初為妾時。生微子。啟及仲行。後立為后。時乃生受辛。帝乙與后欲立啟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受辛。即紂也。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己之下。紂聞有蘇氏有女。妲己甚美。因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進獻。或曰。妲己本一賢慧女子。因禹后塗山氏。忿成湯取桀之天下。屢決河水以窘之。至是因冀州侯蘇護進女。乃遣千年粉面妖狐。於恩州驛舍魅死妲己。脫其形容。而臥帳中。蘇護不知。以進於紂。其足仍小。而不能變大。亦為弓鞋裝嬌媚無比。卒以亡商。此係小說家話。無據。不敢擅入。紂寵妲己。所言皆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作奇妓淫巧以悅之。使師涓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淫亂無比。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十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倉之粟。狗馬奇物充滿後宮。廣沙邱苑臺。為離宮別館。以酒為池。懸肉為株。男女俱要脫去衣。

服精着身子。相逐於其間。使相遇即交。又使紛紛亂交。紂與妲己觀其交接之勢。以為樂。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罰輕。乃重刑辟。為尉斗。內燃以火。以尉人手。即時糜爛。更為銅柱。外塗以膏。內燃以火。縛罪人於柱。號叫之聲。不忍聞。糜爛見骨。而後斃。紂與妲己大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紂詔天下諸侯。各進美女。九侯進女於紂。貌美無比。膚如凝脂。紂王亦賞幸御。但見其畏畏法法。無甚風情。與妲己大不相同。紂王心生一計。要此女精着身子。與人交接。紂與妲己縱觀為樂。此女不肯。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又裸孕婦於前。剖開其腹。視其胎之或男或女。又在鹿臺之上。於寒天霜朝。見老幼二人涉水。而老者反不畏寒。乃使人拿來砍斷其足脛。視其骨髓。誰盈誰虛。西伯昌聞之。歎息。崇侯虎以告紂。曰。西伯昌與子發及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將殺之。西伯曰。吾唯明於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取庖犧氏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演成爻辭。垂世立教。而筮吉凶焉。時西伯長子伯邑考。質於殷。進諫於紂。紂烹為羹。以賜西伯。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西伯食之。紂曰。誰為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因有欲赦之意。西伯之臣闕天散宜生。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駒。及奇怪之物。因紂嬖臣費仲。獻之。紂大悅。指有莘氏之美女。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之。西伯既釋。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遂賜西伯弓矢。鈇鉞。得專征伐。西伯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昌。昌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虜。非熊非羆。非虎非豹。所獲霸王之輔。及出獵。果遇呂尚於渭水之濱。在水邊垂釣。與語大悅。曰。自我先君太公。曰。當

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之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時西伯化行。江漢汝墳之間。四方諸侯皆來決平。有虞芮二君相與爭田。久不決。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君感而相謂曰。我之所爭。周人之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聞之。歸之者四十國。西伯伐密須。伐邢。伐崇。作豐邑。徙都之。西伯立靈臺。鑿靈沼。掘地得死人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其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以服事殷。終身不貳。西伯寢疾。五日而地動。只國都。不出四郊。人主當之。請興師動眾。以增國城。可以移之。西伯懼其勞民。不可。及疾甚。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薨。壽九十七歲。子發嗣為西伯。西伯發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奭。畢公高之徒。皆在左右。率脩父之緒業。時殷地山鳴。河竭。兩日見女子化為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於王畿。不恭王命。紂不知治。西伯發斟黎。殷人大震。祖伊恐奔告於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西伯發觀兵于孟津。渡河。至中流。有白魚躍入舟中。西伯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而下。至於西伯所居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西伯曰。吾觀兵。冀其悔悟耳。天命有在。未可伐也。乃還師而歸。紂愈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紂怒殺之。有雷開者。性阿

佞進諂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箕子、少師比干謀。遂去之。抱祭器以歸於周。箕子諫亦不聽。或勸之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遂隱而鼓瑟以自悲。比干乃陳先王創業之艱難、天命之不易、國家將亡之徵。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有七竅，信有之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乃東伐紂。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至是武王伐紂，載西伯昌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大會於孟津。己卯、五月戊午，師畢渡。陳師牧野。紂發兵七十萬人拒之，皆無戰心。武王使師尚父以百夫致師。紂前徒倒戈，反攻其眾，自相殘殺。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衣珠衣，登鹿臺自燔而死。在位三十三年。武王斬妲己，殷亡。凡二十八王，共六百四十四祀。諸侯尊周為天子。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野有婦人曰：「予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遂餓而死。未知武王治周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成周氏至平王遷都洛邑

詩曰：世上生靈作業多，功名富貴反成魔。常懷杞國憂天照，不見康衢接壤歌。仗劍提刀爭日月，伏尸流血換山河。白頭釣叟秋江上，笑指清鷗下碧波。

却說周武王姓姬名發黃帝之後初帝嚳高辛氏元妃有郤氏之女姜嫄出野見巨人跡悅而踐之心動有娠期年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之徙置林中適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成人其遊戲好種植麻菽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邵號曰后稷別姓姬氏稷之曾孫公劉遷豳又九世曰古公亶父避狄人之難去豳遷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李歷李歷生昌有聖德古公欲傳位于李歷以及昌泰伯知之與仲雍逃之荊蠻古公卒李歷立是為王季王季卒子西伯昌立是為文王文王娶有莘氏女曰太姒不妒忌有聖德生十子長伯邑考早卒次發文王薨子發立是為武王遂伐商而有天下封紂子武庚為殷侯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為之監相武庚治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宜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微子膠鬲為臣殷人大悅改正朔以建子月為歲首改祀曰年色尚赤服以冕乃祀於周廟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立徹法一夫受田百畝其法與助法略同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為子孫恆守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為子孫恆守者此也王聞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凡鑿盤盥楹杖帶履鴈豆戶牖劍弓矛各有銘焉王虛己問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

歟箕子不忍言。王乃問以天道。箕子陳洪範。遂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武王追思元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少昊之後於茲。輿於莒。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胡。公鳩滿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祝融之後於邾。四岳之後於許。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又封功臣同姓而師尚氏為之首。封于管邱。曰齊。封周公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北燕。封畢公高於畢。封弟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于邠。封叔處于霍。封康叔封于衛。封叔繡于滕。封虢仲於西虢。封虢叔于東虢。封秦伯之後周章于吳。仲雍之後于虞。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即為諸侯。班賜宗彝。分殷器物于諸侯。王威德遠暢。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物來貢。肅慎氏貢倍矢。石砮。西旅貢獒。王遷都于鎬。是為鎬京。建學養老。作樂曰大武。王有疾。周公旦為壇。祝告太王。王季文。王求以身代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藏於金滕之匱。王翼日乃愈。後五年王崩。在西伯位十三年。在王位七年。壽九十三年。初。武王暮年。納呂望之女曰邑姜。亦有聖德。生子誦。至是立。年方一十三歲。周公旦位冢宰。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管叔蔡叔霍叔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王亦疑公。周公旦乃避位。出居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詞。周公居東。憂武庚必叛。王室必搖。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三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匱。考往古事迹。以占驗其吉凶。乃見周公請禱代武王之事。王執書以泣。乃出郊。迎周公。周公仍相成王。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畢公召公命邦人盡豎起所偃大木。以土築之。依然無恙。歲則大

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
蔡叔霍叔等同反。奄及淮夷徐戎皆叛。周公乃作大誥。曉諭天下。奉王命以討武庚。管叔誅之。放
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為庶人。命子魯侯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甯。封微子於宋。
以紹殷後。用殷禮樂。於周為賓而不臣。王漸長。能聽政。周公歸政於王。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周
公常立於前。太常立於左。召公常立於右。史佚常立於後。是以慮無失策。事無過舉。天下大治。
定鼎于郊。鄩。郊。鄩即洛邑。以其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是為東都。又為成周。遷殷頑民
於成周。使周公分治之。復封蔡叔之子蔡仲於蔡。封弟叔虞於唐。後為晉國。王在位三十七年崩。
子釗立。是為康王。成康之際。天下太平。人不犯法。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
是為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周道漸衰。王巡狩。返濟漢。楚使漢濱人以膠舟乘。王至中流。膠液船
散。王及蔡公皆溺死。子滿立。是為穆王。穆王得八駿馬。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徐戎作亂。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偏。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嬴姓也。國方
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諸侯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王正西巡狩。樂而
忘返。聞徐子僭號。乃命造父為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鬪。乃北走
彭城。百姓隨之。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
由此為趙氏。命呂侯作祥刑。王在位五十五年崩。壽一百四歲。子共王瓘扈立。在位十二年崩。子
懿王囂立。在位二十五年崩。弟孝王辟方立。時有商蜚廉亞來之後。曰。非子者。好馬。善養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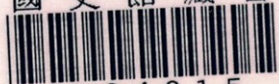
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之君。邑於秦。使續伯翳之後。天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水。王在位十五年崩。懿王之後。夷王燹立。始下堂而見諸侯。在位十六年崩。子厲王胡立。以夷公為卿士。專以聚斂圖利為事。國人謗王。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惠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今王塞天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王在彘不敢歸。二相周真公召惠公。以太子靖尚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事。號曰共和。王崩於彘。在位五十一年。子靖立。是為宣王。周公召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治。任申伯仲山甫張仲。順天下之人心。而更改其失理之事。興德教。舉逸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王化復行。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時有馬化為人。有兎舞於鎬京之異。王欲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王不聽。殺杜伯。左儒死之。因出獵。見杜伯左儒。以朱弓矢射王中心。王病心痛而崩。在位四十六年。子幽王宮涅立。初夏孔甲時。卜藏龍。虢於檟。傳及商周。莫敢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虢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體。譟之化為鼃。入於王府。府有童妾。鼃齒尚未盡。遭之既笄。而懷孕。積至多年。至宣王時。乃生一女。以其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靡弧箕服。實亾

周國山桑曰。麋弧弓也。箕草名似荻而細可結為服以盛箭。王禁國人不得鬻是器。有夫婦不知。仍鬻桑弧箕服者。王使執而戮之。棄而逃於道。見前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入是女於王。王置是女於後宮。而捨褒姒之罪。棄女子出於褒。龍藜肇於夏。夏姒姓是為褒姒。生得兩頰芙蓉。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因是龍精所生。又彎瘦小。為弓跬裝。與妲己一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王往後宮。見而愛之。寵幸無比。生子伯服。褒姒與虢石父相比。而譖申后。及太子宜臼。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西周地震。三川竭。岐山崩。太史伯陽父曰。周將亡矣。禍成矣。無可奈何矣。褒姒好聞裂繒之聲。王日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而不得一笑。蓋褒姒一笑。嫣然媚人。腸胃王百計誘之。而不能得。先王嘗置烽火。與諸侯約。有寇至。則舉火。諸侯各引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時王欲殺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與。王伐申。申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入寇。王舉烽火徵兵。無一人一騎至者。犬戎遂弑王於驪山下。在位十一年。犬戎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收周寶賂而去。秦襄公力戰却戎。衛武公和晉文侯仇將兵救周。逐戎。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迎故太子宜臼于申。歸即王位。是為平王。王以豐鎬逼近犬戎。乃東遷洛邑以避之。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始命秦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秦於是始大。命衛侯和為公。賜晉侯仇以河內附庸。而晉始大。西周遂亡。凡十二王。共三百五十二年。而東自王室東遷。天子微弱。號令不行。政由方伯。未知五霸之起。起自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以下自三回至第十一回乃直接此回中事矣

精訂綱鑑廿六史通俗演義卷之一終

國史館藏書



0104915